

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 ② 課程講義



【98年3月1日擬】

【胡羯雄張—五胡十六國時代】

一、「五胡雲擾」與「五胡亂華」，這兩個與「五胡」有關的名詞，不同之處為何？

二、中原動亂，避難他方—中原民眾大遷徙是一幅怎樣的景象？

「流民」與「土民」之間，會出現怎樣的狀況？

「流民」與「官府」之間，會造成怎樣的結果？

三、留守家園，修建塢堡—不願遷徙的人們，過著怎樣的生活？

「塢堡」的歲月，是一種怎樣的日子？是怎樣結束的？

參考讀物：陳寅恪，〈桃花源記旁證〉孫述宇：《水滸傳的來歷、心態與藝術》

四、胡族政權，難以持久—胡族政權有著怎樣的困局？

劉宣等諫曰：「晉人奴隸御我，今其骨肉相殘，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……。」劉淵：「善！大丈夫當為漢高、魏武，呼韓邪何足效哉！」

石勒與張賓，如何穩定大亂後的中原？佛圖澄是何人？有何影響？

(張)賓少好學，博涉經史，不為章句，闊達有大節，常謂昆弟曰：「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，但不遇高祖耳。」……後漸進規謀，乃異之，引為謀主。機不虛發，算無遺策，成勒之基業，皆賓之勳也。

(劉)曜自攻洛陽，勒將救之，其群下咸諫以為不可。勒以訪(佛圖)澄，澄曰：「相輪鈴音云：『秀支替戾岡，僕谷劬秃當。』此羯語也。秀支，軍也。」

替戾岡，出也。僕谷，劉曜胡位也。劬秃當，捉也。此言軍出捉得曜也。」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，取麻油合胭脂，躬自研於掌中，舉手示童子，粲然有輝。童子驚曰：「有軍馬甚眾，見一人長大白晰，以朱絲縛其肘。」澄曰：「此即曜也。」勒甚悅，遂赴洛距曜，生擒之。（《晉書·藝術傳·佛圖澄》）

竺佛圖澄者，道安之師也。其行化時，五胡之亂最烈。石勒殘暴，實為流寇。澄憫念蒼生，以方術欣動二石，以報應之說戒其兇殺。蒙其益者十有八九。於是中州晉胡，略皆奉佛。是則釋氏饒益即未驗於來生，而由澄公已有徵於今世。《高僧傳》詳述澄術之神異，又記其立寺八百九十三所，雖不可盡信，然佛教之傳播民間，報應而外，必亦藉方術以推進，此大法之所以興起於魏晉，原因一也。（湯用彤，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）

中原何以再亂？----石虎是一個怎樣的人？

五、修正發展，再度興盛—苻堅治下的中原，呈現怎樣的景象？

《史通》作者劉知幾何以說：「秦人若在，當知苻生之多誣」？

苻堅何以重用王猛？何以不聽王猛臨終遺言？

王猛字景略，北海劇人也，家於魏郡。少貧賤，以鬻畚為業。嘗貨畚於洛陽，乃有一人貴買其畚，而云無直，自言家去此無遠，可隨我取直。猛利其貴而從之，行不覺遠，忽至深山，見一父老，鬚髮皓然，踞胡床而坐，左右十許人，有一人引猛進拜之。父老曰：「王公何緣拜也！」乃十倍償其直，遣人送之。猛既出，顧視，乃嵩高山也。

猛瓌儁偉，博學好兵書，謹重嚴毅，氣度雄遠，細事不干其慮，自不參其神契，略不與交通，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。猛悠然自得，不以屑懷。少游於鄴郡，時人罕能識也。惟徐統見而奇之，召為功曹。遁而不應，遂隱於華陰山。懷佐世之志，希龍顏之主，斂翼待時，候風雲而後動。桓溫入關，猛被褐而詣之，一面談當世之事，捫蝨而言，旁若無人。溫察而異之，問曰：「吾奉天子之命，率銳師十萬，杖義討逆，為百姓除殘賊，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？」猛曰：「公不遠數千里，深入寇境，長安咫尺而不渡灃水，百姓未見公心故也，所以不至。」溫默然無以酬之。溫之將還，賜猛車馬，拜高官督護，請與俱南。猛還山諮師，師曰：「卿與桓溫豈並世哉！在此自為富貴，何為遠乎！」猛乃止。（《晉書·苻堅載記·王猛傳》）

六、淝水戰後，中原再亂—淝水之戰的意義為何？

淝水之戰，苻堅何以大敗？苻堅何以力排眾議，執意出兵？道安何人？

梁慧皎《高僧傳序錄》曰：「自前代所撰，多曰名僧。然則名者本實之實也。若實行潛光，則高而不名。寡德適時，則名而不高。」蓋名僧者和同風氣，依傍時代以步趨，往往只使佛法燦爛於當時。高僧者特立獨行，釋迦精神之所寄，每每將使教澤繼被於未來。至若高僧之特出者，則其德行，其學識，獨步一世，而又能為釋教開闢一新世紀。然佛教全史上不數見也。郗嘉賓譽支道林，謂「數百年來，紹明大法，使真理不絕，一人而已。」其實東晉之初，能使佛教有獨立之建設，堅苦卓絕，真能發揮佛陀之精神，而不全藉清談之浮華者，實在彌天釋道安法師。道安之在僧史，蓋幾可與於特出高僧之數矣。……兩晉之際，安公實為佛教中心。初則北方有佛圖澄，道安從之受業。南如支道林，皆宗其理。後則北方鳩摩羅什，遙欽風德。南方慧遠，實為其弟子。蓋安法師於傳教譯經，於發明教義，於釐定教規，於保存經典，均有甚大之功績。而其譯經之規模，及人材之培養，為後來羅什作預備，則事尤重要。是則晉時佛教之興盛，奠定基礎，實由道安，原因四也。（湯用彤，《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）

習鑿齒與謝安書云：「來見此釋道安，故是遠勝，非常道士，師徒數百，齋講不倦。無變化伎術，可以惑人耳目；無重威大勢，可人整群小之參差。而師徒肅肅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濟濟，乃是吾由來所未見。其人理懷簡衷，多所博涉，內外群書，略皆遍觀，陰陽算數，亦皆能通，佛經妙義，故所游刃。作義乃似法蘭、法道，恨足下不同日而見，其亦每言思得一叙。」其為時賢所重，類皆此也。（《高僧傳》卷五）

慕容垂與姚萇，各有怎樣的表現？

（姚）萇笑曰：「吾不如亡兄有四：身長八尺五寸，臂垂過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將十萬之眾，與天下爭衡，望麾而進，前無橫陳，二也；溫古知今，講論道藝，收羅英雋，三也；董帥大眾，上下咸悅，人盡死力，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業，驅策群賢者，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。」

指定閱讀：張元，〈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外交辭令〉、〈慕容恪尚在，憂方大耳〉。

參考閱讀：雷海宗，〈中國文化的兩週〉。